

雙雲堂文稿卷三

甬上筆山范光陽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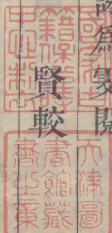
婿謝爲雙閣

慈水寒村鄭梁選

孫

淳安方氏族譜序

記曰尊祖敬宗敬宗故收族族譜者收族之一端也淳安方錫公旣修其譜成來問序於余余思孝子不忘其親琴瑟栴椹先人手口之澤存焉况自吾之身推而上之爲大宗爲小宗綿綿延延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雖支分派遠皆吾一體也譜成而一開卷間孝友敦睦之念油油然以生故族不可無譜也余所怪者今世士大夫之爲譜往往略近而紀遠誇其族望自得姓以來前代有官闕者輒連牽書之至問其時地世系多參差不合徒以輝煌簡牒已耳非作譜意也太史公博覽載籍作三代本紀尚多缺誤稷契於高辛爲子而湯乃與王季同世自湯至紂則十六世自王季至文王則一世可知周之先代其不可考者已多何論後世士大夫家物換星移陵遷谷改而能不失其譜牒者幾希矣歐陽永叔謂圖譜之例



斷自吾所可知之世爲始是也方氏之譜其可知者自唐靜樂先生以至於今世次井然爲族譜後集近而可據也自漢長史絃至唐睦州刺史亮爲前集自神農八世孫雷而望在河南爲外集存之以彷彿其所由來也錫公又爲二不可祧二可疑之說而曰吾宗譜法自長史絃而上宜略而不宜詳自靜樂而下宜詳而不宜略嗚呼何其慎也慎則知尊祖敬宗收族之道矣凡爲譜者多倣歐蘇兩家之法若方氏之譜其亦可以爲法乎錫公與余乙卯同舉於鄉成壬戌進士行將大其先緒蓋不可量云

潘石枰瓢餘詩稿序

異時中原皆苦兵革而吾鄞僻在海隅偷安無事士大夫狃於承平之故習詩筒酒社無虛日里中好爲詩者有三人焉沈山人明遠族伯父木公中翰其一則石枰君也與余居相去皆數十武山人玉蟾巾山鬪衣行步皆中規矩中翰錦衣紗帽所居華堂複室客至杯盤雜沓絲石竹肉之音相間而發君在衆中年最少鬚眉如畫風度洒然余時爲童子常一見之然不知其所爲詩何如也不十年而山人老死中翰

客金陵不歸東江初建君官國子博士余始爲詩求一時詩人之作或散佚不存存者不能登古人之堂與此時不知君所爲詩又何如也喪亂以來君有別業五石瓢在所居之南竟廢爲賈區於是始挾其詩以遊依其所親於臨汀官舍一日拂衣而去甲辰之夏余自燕山歸忽遇之於魯仲連射書處其詩則悲思感愴而不敢盡吐者回視昔日社中往復諸詩以懽愉之音寫承平之樂蓋以一變今轉入江右有故人爲令者館之槭其詩寄余以序相屬余閱其詩

悲思感愴不異於前而獨怪其詩名之爲瓢餘似一日不怠所謂五石瓢者又何說焉夫以數十年詩筒酒社中人旣獨有君在而况君又咸淳遺士也其遊而所遇者日治簿書錢穀未必能讀君之詩君以一出處異調之人厠身其間予知君雖日哦詩不能敵其追呼敲朴拍案狂叫之氣人以君遊爲樂余獨以君遊爲戚也此君之所以懷舊山與昔南宋之後吾四明詩法稱任松鄉而同時有戴剡源者亦以詩名松鄉以布衣受辟爲山長剡源竟以前進士改仕於元予不知君之詩其有合於二人者否而君之遊殆不可與二人者同語也然不知於謝臯羽諸公又何如也君宜歸而杜門著詩不使晞髮諸集得獨傳於後則君之詩不特與山人中翰相頡頏而亦無失其名瓢餘之意矣

鄭禹梅制藝序

自科舉之制行而上之所知於士與士之皇皇焉求見知於上者舉業文字而已宋景濂曰貢舉法行學者止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今去景濂時已三百餘年士習之敝若江河之日下吾不知景濂見之又當何如耶古之人則不然以立身行道爲事於語言文字之間直以爲枝葉而不敢致工焉然仁義之人其言藹如

又未嘗不相合也後世之工舉業者每一藝成必曰如是可以當主司之意不如是不可以當主司之意彼其患得患失之心於工舉業時根纏枝蔓入於肺腑而牢不可去安望服官之後不以黜陟榮辱動其心哉此無他取士者止憑其所可知之文字而其所不可知者不之問也若有志之士得舉以可行其道爲幸不得舉亦泊然一無所失是豈憂樂之心與人殊哉君子之所爲得失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吾友鄭子禹梅舉於鄉坊人刻其平日舉業之文以行世

此固常人皆能爲之者何足爲禹梅異然予於禹梅
之文正不能無言禹梅師事姚江黃先生獲聞鼓山
劉子之學暇時則作爲古文詞能盡洗摹倣字句之
陋亦以舉業爲人師常謂余曰今塾師研友相告語
舉業之法必以揣摩爲的士誦法孔孟鄙縱橫家不
道獨於舉業進身之資以蘇秦所爲揣摩者爲宗竊
爲世道人心慮矣余聞其言而偉之故其文濬發性
靈自成機杼與揣摩家絕不類蓋其心毫無得失之
慮豈意榜發之日哀然前列乎雖今之知禹梅者僅
得之於可知之文字使其不屑揣摩之心以求禹
梅於平日其爲古文詞必不如黃茅白葦之同而於
道德仁義之旨亦決非墨守先儒之說將膠融凍釋
無疑也禹梅公車北上道經齊魯燕趙之墟平岡灌
莽狐走兔躍此皆昔人經營立功之處今已蕩然漸
滅而不可復恃何況區區一舉與其朝爲暮棄之文
字欲不朽於世其可得哉其可得哉余願當世無以
可知者盡禹梅而禹梅不以不可知者自怠則余序
禹梅之文之意也夫

徐子文入燕草序

往時吾甬上同人之學蓋凡數變其始爲時文之會各欲成一家言以鳴於世則猶坊社間習氣也繼爲詩古文之會筆墨旣罷飛觴飲滿劇論古今達旦不休其所常聚集之地城南則陳同亮雲在樓西郊則鄮山書院橋之南有張氏別業皆有花竹池館之勝其後稟學於姚江黃先生得聞葢山之緒論於是取濂洛關閩之書各相證悟最後則爲五經之會家少司馬東明公有天一閣藏書旣富而經學抄本尤夥得借而讀之月凡二會每發一議辨難蠶起而卒歸於一定時徐子子文爲吾亡友陳介眉編修高第弟子同在講席已有朱雲折角之稱如是者數年而諸君子或仕於京師或散之四方或竟化爲異物良會不常風流將息而子文與其同學之士續舉經會如是者又數年子文後館於鹽州有評定歷科大易文遠則皆其窮經之緒餘也今來京師其所刻紀行諸詩當在劉文房錢仲文之間業已膾炙人口而子文爲名諸生尚未得舉於場屋以故尤留心舉業所居

與余相近老屋三間閉戶下帷時拈一題以自課觀其意匠經營左操疏箋右繩科律遠繼先輩近掩時髦皆原本經術典瞻高華陳同甫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吾於子文之舉業見之其平日文稿存於笥中者甚多今止刻其入燕草以問世蓋將以質其所新得也余觀子文之文自當颺舉電發不復困守牖下而余折肱之餘侍獲一第敝裘羸馬鹿鹿京塵欲如昔日與諸君子留意經學辨論異同何可復得余故於序子文之文而追述其舊事如此亦使讀其文者知其原原本本歷有年所與剽竊摹倣之學自不同也

刻江北六郡試牘序

代

山川清淑之氣毓爲人文宜其風氣齊同無有差別而星土所燭剛柔不同非獨閩蜀異材吳楚殊轍也江南一區亦且各異余自去歲初冬從澄江返句曲祇奉簡書不遑寧處當較士姑孰於是過采石窺牛渚大江蕩滈魚龍軒舞慨然思古人經營立功之處今已化爲陳迹而勝槩猶存及過宣州山水清曠青蓮所謂兩水夾明鏡雙橋落彩虹宛然在目已而陟輦嶺望黃山如萬馬從空而下時逼歲除雨雪載道懸崖凍瀑使人神悚獻歲至池陽遙挹九華矗出天表吾家夢得謂終南太華以外無奇女几荆山以外無秀及見九華不覺前言之失信然不誣今渡大江抵皖口扼南北之咽喉屹然爲江介巨鎮蓋山水之奧區至此盡矣余每覽其人文莫不與其山川相爲脗合其奇峭幽折者危峯鳥道之所致也其奔放閎肆者雲濤雪浪之所成也回視三吳之文駘宕澹遠結撰迥異始知文人之心無有不一而有不一者風土限之耳雖然球琳琅玕皆稱至寶榘楠杞梓悉

屬名材其爲席上之珍棟梁之用則一也多士勉乎
哉柳子厚曰欲思報國惟有文章夫報國不盡於文
章而極文章之所遇則報國之事基之矣多士其無
負 聖天子作人之化與學使者兢兢慎選之意可
乎於是刻太平寧國徽州池州安慶六郡文而以和
陽廣德二州附焉使覽者讀其文亦可以知其山川
風土矣

郡守李侯德政詩序

詩三百篇上自郊廟朝廷之事下及士大夫感諷贈答與里巷委瑣之作無所不載而以國人頌其長上之政者僅見於甘棠大車之詩召伯之化至使人愛其樹不忍剪伐而毳衣如蓑民有畏心焉君子於此觀世變矣子產孔子一聖一賢其爲政也猶且始謗而終譽蓋民心之不易得如此後世所傳循吏代不乏人至如叔度來暮之歌亦不多見豈當時民風淳朴食德而不知知焉而不能發爲詩歌以頌揚雅化耶抑輜軒之使失於採錄作史者遂無從記載耶何其宜有而不盡有也郡侯李公來守吾邦甫及一年頌聲大作於是士大夫彙其詩若干首登之剞劂問序於余余謂侯之實政其見之於詩者連篇屢牘不可殫述余亦何容復贅而獨怪吾民亟於譽侯如此何哉蓋吾郡自三四年來山海交訐無日不用兵資糧扉屨舳舻帆檣之屬盡取辦於民又轉餉他郡奔命恐後其望慈父母不啻如農夫之望歲今鄰氛旣靖民稍得休息如疋羸之人元氣初復而侯實噢咻

濡沫之民卽欲不形爲歌頌其可得乎夫一民也澆
淳異俗詛祝異情民之好惡上實有以啓之近者吾
邑之民亦常罷市持牘遍走兩臺以訟其縣令矣使
盡能如侯之爲政愜於民心則且有祝而無詛行將
革澆漓之習返淳厚之俗矣余故樂爲之序蓋以見
民心之難得者至侯獨易而吾郡之民其報侯之情
纏綿篤摯則猶風俗之一徵也

邑侯海陵張公還望雲亭卷序

凡物之輕重權乎其義義之所輕雖千金之璧君子棄之而弗顧義之所重卽一物之微可以存手澤明孝思者君子必兢兢守之而不失尚書所載亂之舞衣垂之竹矢至與文武之大訓世傳勿替豈僅愛其物哉推而論之平泉之一草一石其爲祖父者不必以此遺之子孫而爲子孫者封植而固守之亦其宜也况一物之小其先世忠孝大節於是存焉者乎吾鄉萬鹿園先生明之世臣也平生建立卓犖千古而

一時賢人君子若張文定王龍谿羅念菴唐荆川俱信之不疑卽下至負一技之長者爭欲呈能於先生以自附不朽王廷直諤有望雲亭卷謝樗仙時臣有廬墓圖雖先生之孝思非圖繪所能彷彿其萬一而數世以後一披對間則先生之不忘其親與先世所謂四忠三節者俱若呈露於楮素筆墨之上豈烘染烟雲草樹者所可同日而語不意望雲亭卷流傳散失爲邑侯海陵張公所得吾友萬子充宗先生五世孫也聞之惻然朝上書求之不日旻而公已題詩卷

末遣一黑衣馳還充宗矣嗚呼百餘年故物忽復得之充宗之始而感泣繼而歡舞俱不待論而公之賢於人者豈徒與好事家絕崖別薛伐林破塚以求必得者較論優劣哉卽謂公曠懷高致不以一物之得失繫於胸中要亦未爲定論蓋此卷在公不過與晉唐以來名人墨妙概置之几案之間而在充宗則雖顧陸吳王之筆不以彼易此也公能權於物之所輕充宗能權於物之所重余以爲合於義則一也雖然天下無不敝之物趙明誠之金石錄周公謹之雲烟過眼錄其中所載者存於人世亦復有幾卽如此卷已更數手而復歸於充宗則數百年後又安能保其不敝惟先生之孝思煜然當與天地爭爲長久而充宗之求此卷與公之還此卷遂成吾郡一盛事然則士大夫之所貴於天下者其不以物爲輕重也又可知矣

楊氏移居新宅序

余常讀左氏傳見辛廖之占畢萬也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齊懿氏卜妻敬仲有五世其昌八世莫京之詞蓋其祖宗以來蘊積深厚故子孫雖仕在異國而天實相之非獨于公間門王氏三槐傳爲盛事也余於六吉楊君益信其不爽焉四明右族首推鏡川之楊其以仕顯而爲尚書列卿臺諫藩臬以至爲郡邑長吏者不可勝述盛矣而不知宗伯文懿公與冢宰碧川公兄弟俱以正學啓沃人主爲一代端人文

懿之從弟司空康簡公以攻妖僧奸璫百折不挫朝野倚賴之文懿之冢子少司寇麟洲公彈劾戚畹忤中宮意幾蹈不測天子憐其忠得以保全今國家纂修明史孰有如楊氏一門父子兄弟大書特書登諸史冊者乎六吉爲少司寇之後通守公之曾孫祖父俱以文學著名其少時家有賜書常發篋誦讀思光大其先緒已而失所怙恃爲余同宗月臣翁之贅婿翁奇愛之蓋故家子弟熏染陶鎔與單寒崛起者自異有子二人文采煥發蜚聲庠序間宗伯司寇之

賢距今二百年輪菌結轡必將發爲英華所謂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其在二子矣六吉以贅居旣久食指又繁其內弟敬嗣君已登仕版軒蓋往來庭除間迄無間曠於是別購一居於百餘武之南望衡對宇燈火熒熒然相照也董子章甫與六吉爲寮壻執其尊公蘧齋先生之命命余一言以祝之計吾鄞三四十年前陵谷改移滄桑更易其門列行馬施棨戟者俱已變爲戎壘馬廐卽文懿之故廬亦不能復完而六吉起自特生克有樹立美輪奐而聚國族其自文懿以下實式憑之非祖宗之積累厚而賢子孫之繼承遠曷能有此哉蘧齋吾友也知余言爲信其以此當左氏之繇詞矣

送徐戢齋之順德序

同邑徐戢齋余之執友也往者順治戊戌間爲心聲之會時董在中孝廉兄弟陳介眉編修與今廷尉陳非園及邑中知名之士十餘人月必一集集必論文酣飲以爲樂至癸卯歲復增損其人爲大觀之會而戢齋與包子聚羅閭園張心友同登鄉榜者四人一時傳爲盛事其明年甲辰戢齋心友成進士余與在中以潦倒諸生遊於京師是夏復與戢齋心友同舟南歸蓋不以升沉得失易其平生歡也其後十年戢

齋爲三原令時滇閩交訐秦中悍將據兵以叛戢齋爲城守計甚備又大兵往來資糧屢屨之具供應不絕皆一切裁以法不肯多費民間一錢民甚德之業將報最矣念太夫人春秋高道路艱阻不得迎養遂援近例以中翰歸修板輿輕軒近周家園之樂京朝一官非其本懷也計終制及家食者又十年復至京師仍就補縣令余與非園在金水橋觀戢齋掣籤得廣州之順德人皆以爲喜余笑問曰人之喜之者其將謂戢齋處脂膏以自潤耶抑將與餘潤於戢齋耶

夫使在三原時不因太夫人而歸必入爲臺垣其蚤
登九列無疑矣不以此時爲榮進計顧沾沾於一地
之美惡乎昔蘭谿章文懿公以不得作縣令爲憾華
容劉忠宣公初爲進士卽志在治民不赴館選古人
立念如此以戢齋之才理繁治劇猶王良造父駕輕
車而就熟路余知順德之人其頌神君戴慈父不異
於三原也何必僕僕京塵株守一官爲哉今戢齋行
矣爲敘余之舊好并申戢齋之志以破庸人之論終
之以贈言之義則有吳處默故事在貪泉可酌沉香
可投而清操必不可改於以救嶺南之弊當自順德
始矣

送姚華曾年兄乞假南歸序

國家定制自康熙甲辰以來試於南宮者始以百五十人爲一榜此百五十人者皆四方才俊之士各以齒相先後如兄弟然可謂親矣 天子旣臨軒親策之第其高下又推擇其尤者三十餘人爲翰林院庶吉士而以文學有重望之臣教習之此三十餘人者日以詩文相鏃礪間或飲酒歡樂諧笑喧雜如是者三年可謂尤親矣其中又必有合志同方莫逆於心者一二人相與共謀千秋不朽則如余與桐城華曾

姚君是也君學問淵深詩詞卓鍊久以名著東南戊辰榜發余名在第一君名在第六其成進士亦皆高等館中課必皆前列爲人外和而內介抑然自下無世家子弟習氣蓋其尊大人蕘湖先生以名進士仕爲郡丞然其名德當如東漢三君之列不在顧俊間其從伯父大司寇端恪公爲當代名臣其女姑夫今宮詹宗伯張敦復先生侍 今上講幄及輔導 東宮慎重謹密門無私謁君故入奉庭訓出有師承熏染陶鎔成就如此以視起單寒而寡聞見者相去爲

何如耶余常與君劇談深論至人世禍福倚伏之故以爲寧處後毋爭先寧用拙毋任巧未嘗不慨然有當於余心也今歲二月庶常士散館君留爲編修余改授戶部主事余以君留爲幸君不以余被放爲劣兩人心期固不在去留得失間耳方今詞館壅積拾級而上有十餘年不得調者天子一旦思變通其法會京堂官缺人遂以詹翰諸臣推補此亦遷轉之一機矣而君獨念尊大人春秋高乞假歸省誠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易之意此非處後用拙之實徵乎余義不敢留君獨惜君歸者以君歸後例一年再來而余不二年將出補外吏則自此以往南北聚散俱不可定求如此三歲中茗碗鑪香時相過從豈可得哉豈可得哉故於君行也竊比古人贈言之義以誌不忘云爾

送徐總戎序

國家先定西北而東南最後服故疆圉之寄莫重於東南浙控其上粵居其下閩則界處浙粵之間山行則連岡複嶺箐篁蒙翳人不得成列陸行則泥塗斥鹵騎擊無所用其長水行則春天浴日驚雷撼雪駕樓船而泛艤幢莫不惴惴焉洞心駭目故非其人不以任也何也山川之勢異攻守之法殊緩急之情別必得智勇兼全者始克勝任而奏功則總戎徐公其選矣公始由山左擢任蛟川移駐越中其一時同列多挂吏議而公獨以功名顯蓋其御兵一以紀律尤能撫恤小民故人咸頌之其後晉提督全省中營將領移鎮四明益修軍政威惠並施士不譁而民愈悅其更異者四明故瀕海爲逋逃藪久矣一日者公單身入壘招降其渠帥無寸兵尺檄之費非膽畧百倍者不能暇時則又與士大夫彈棋賦詩一洗兜鍪習氣庶幾古者輕裘緩帶之致此足見公之克自整暇而亦以見 聖天子威靈遐暢山海寧謐誠歌咏太平之日也今者擢任嶺南行將以治浙者治粵正如

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御公固審於山川
明於攻守諳於緩急其成算具在推而行之易易耳
夫天下當有事之日則以戰勝攻取爲長而及其無
事則必爲久遠之謀昔漢趙營平措置先零圖上方
畧至於修治亭障墾田積穀爲數十年之計誠老成
持重甚深遠也公得無意乎麟閣勒名某將拭目以
俟謹序

送畢公權還潞川序

潞川畢公權文章妙天下其人沉毅有大志蓋用世才也與余相聚于江南督學署中凡六閱月余以頽墮放棄之餘不得已旅食于此幸有朋友如公權者相與縱談天下事激昂意氣如偃者之欲伸翮者之思起今將葬其曾祖母太恭人遂別而去余何能不黯然哉公權行矣余請發其狂言可乎數十年前士皆守其家塾平進以取科名遇不遇聽之而已今天下士稍通制舉業者無不擔簦負笈以遊京師遇一

二巨子有名位者輒執弟子禮隅坐唯諾惟謹原其意不過欲其汲引以爲進取之計一不得售幾不欲生必百計求得之而後已若此者宜公權以鼠肝蟲臂視之不足當其一映也又有一輩通四聲之學雜出漢魏三唐人語其文則摹擬古人句法自謂千秋不朽兩目瞠然上視笑舉世無復有人正不知古今四部汗牛束筍何可易盡而侈然自足若此者余知公權之學足以勝之而公權之志則不屑爲之也又其甚者毅然以儒宗自命墨守程朱之言橫詆陸王

之學曰此儒而禪者也儒而禪者孰如張橫浦然橫浦之忠孝在世有幾而况其未必禪者乎浙人之病狂者曰象山以狂禪陷宋陽明以良知禍明夫陷宋者韓賈之流未聞韓賈衣鉢象山也禍明者崔魏之徒未聞崔魏紹述陽明也象山之爲荆門軍陽明之平蠻亂擒叛宗雖儒者分內事不足爲二公重假令先儒處此亦未必有過之者今必坐以莫須有之獄是後人之斷陸王更酷于檜嵩之殺武穆也若此者余知公權雖不爲騎牆之見亦必不如陳同甫所謂繫纜放船而置世事於不問也大學之道明體達用而已孔門教人各因其質之所近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皆聖人之徒學之可爲世用者也今公權行矣歸而窮理實踐不爲口耳無用之學充其志與力豈可量哉余明年五月亦將返舍荒江寂寞之濱與同志者考求而商確焉不二年再相晤于京師余必有以質公權公權亦必有以復我矣

贈張邑侯序

天下親民之吏無過于守令而守之與令其勞逸繁簡則又不同守總屬邑之成其所治持大體而已若一邑之令其事纖悉委瑣必用意周浹始無廢職且上自督撫以迄監守皆以次責成于令無可旁諉幸而時際承平地居腹裏無兵革倥偬之變猶得安坐而理否則勢處邊陲訐龔交警非得英敏特達之材欲以應緩急而周事變蓋甚難矣吾浙自前歲以來閩寇騷動而四明接壤温台無日不以用兵爲事我

皇上

天威震赫推轂親王統集大兵隨方進勦于是妙選材詣備之行間而吾邑侯張君始來蒞吾鄞蓋特簡也侯爲人果毅明決在古朝歌廣陵之間其意以爲守令之職莫先愛民而今之愛民則戢兵靖寇其大事也鄞爲四明附郭之邑主客官兵風馳雲集異時資糧屏履之具不以時應輒囂然而譁侯調度有方皆各得其意以去其有驕悍恣肆者侯必按之以法無不帖服至于邑之四履東漸于海百里而近寇之餘艍出沒于島嶼之間飄忽無定侯爲慎固封守

嚴其偵訊其西南層崖疊嶂毒霧濃嵐恒爲盜藪侯
躍馬揮戈率其丁壯芟畧殆盡其勲伐可紀如此其
他善蹟未暇殫述余特筆其大者蓋以見今之爲吏
宜審時勢之所急而不僅此區區文法間也侯旣長
于吏治而尤慎于文事值學使者一歲兩按試吾郡
侯所鑒拔皆卓卓知名之士茲者屬侯覽揆之辰多
士欲得余一言以效岡陵之頌余思政績播在民間
其爲四郊之祝者無限亦何俟余言抑以爲侯之爲
吏如此其所祝者又將不止吾郵民已也昔晉制不
經宰縣不得入爲臺郎此自外而內之法也宋建隆
初以朝臣爲縣令此自內而外之法也皆所以明增
重激勸之意今侯以特簡治吾邑其法若建隆而不
日者 聖天子登進循良以鋒車追召入處臺垣則
又參用晉法余知侯所設施必有大于治郵者其所
祝寧止一方而已哉余故攬筆書此以應多士之請
亦使觀風者有所採焉

明濮州知州勉齋鄭公遺集序

文之欲以行世而傳後豈不難哉姚思廉爲陳書積數十年而後成歷唐五代無傳之者宋興百年而始行於世昌黎之文當時未嘗無知之者矣得歐陽永叔而後盛傳夫以彼一代之史宜其不爲世所廢而文如昌黎又當不待異時之表揚顧沉埋抑塞始顯於數百年之後况近世學士大夫之文乎世之爲文者或成矣而不必傳或可傳矣而適其人之力得以自致通都否則門生故吏校讎而刊行之舍是則平

生銖心劇腎以極致其王之作皆納之笥中而待子孫之賢者此作者之志也然余見故家子弟其先世良田美宅骨董玩器之類爭之不遺餘力至其祖父所遺之詩文則束而弗觀甚至竈丁老婢竊以覆甌而尚不知爲誰氏之書也嘻亦奚望其行世而傳後乎余友慈水鄭禹梅手錄其先世濮州守勉齋公所爲文三十七篇詩賦四十五篇以示余而謂之曰子其爲我序之余溯公之生在成化改元及今蓋二百有四年矣公位不過州守階始列爲大夫所居僅荒

江寂寞之濱而生于有明全盛之日得以直道仕於世其所爲詩文亦深淳雅正不爲鑿刻詭異之語惜當日無傳之者禹梅總角時卽遭逢鼎革兵荒盜賊流離播遷之後其家已無長物回視近世之登膺仕而厚遺其子孫者竟與禹梅同處貧阨而禹梅讀書講道岸然不爲流俗所移方輯公之遺集而欲傳於世公可謂有後矣其得傳也又奚待異世之歐陽哉顧天下之爲公者不少而爲禹梅者亦間有其人獨二十年來世當多故山林自放之士不欲求知於人遇有所作或埋甕於長松老檜之下或束置於頽梁朽棟之間遂湮沒而不復知則甚矣傳之難也余旣爲公之得傳者喜而又爲不得傳者慨矣康熙戊申七月十日古鄆范光陽序

陳蜀阜先生暨配羅太君榮膺恩命序

今上御極之三十有六年七月丁酉大駕親征噶爾
且渠魁旣殄邊塞永清于是振旅凱旋布告中外凡
大小文武臣工令以現在官品追崇其前人南平令
陳君兆聲得贈其考蜀阜先生爲文林郎如其子官
妣羅太君爲孺人邑之人士咸曰此吾大父母也躋
堂稱慶者肩摩踵躓而丐余一言以誌盛典余知先
生爲越東望族遙遙華胄溯源虞思其冠簪纓衣青
紫者代不乏人先生幼而穎異迨長力學勵行蔚爲
儒宗凡九赴鎖院而數奇不售遂賫志以終時令君
年方八歲依倚于太君膝下銜荼茹蓼以訓其子每
左列紡輓右環書麗語令君曰此汝父未成之志汝
其勉之太君旣年逾七袞以壽終然未嘗一日不以
此望其子也令君遂能奮自孤童卓有成立起家爲
懷慶叅軍以才猷敏練爲上臺所倚任常護協餉數
十萬由黔陽以抵滇池水陸舟車悉慎有加其他政
蹟可載者尤多擢陞南平令南平爲延郡首邑當八
閩之孔道其西抵邵武卽達豫章凡楚蜀兩粵之有

事于榕城者必經焉其東走仙霞以通江浙延城尤爲往來京師者出入之要道陸行則層巒路曲密箐雲迷水行則怪石鋒攢崩湍電激往往易藏姦宄爲干掀譏察之所不及且土瘠民貧梯田鱗疊勢若建瓴必待雨而畀一遇旱乾卽無所用其力攘奪之患雜然竝起又其俗鬪狠好勝訟牒盈庭顛倒是非詭譎萬狀每使聽者眩其耳目自令君下車以來輪蹄有卽次之安桴鼓息夜鳴之警賑恤饑荒平亭訟獄俱各得其緩急輕重而應之悉合人情宜邑之人士由令君而追念其考若妣以龍章寵錫爲慶也語曰子孫者心之影也以先生之文行不得一施于世其輪囷結轡之氣必將發舒于後人况太君合貞體粹克教其子又以慈母而兼嚴父者哉異日令君應鋒車之召洊歷華顯余知聖朝錫類之恩將有不止如今日者故爲撰次數言以慰邑人士之望咸曰其言信而可徵遂書之以爲序

夏求玉六十壽序

余家與求玉君世相交好者殆百年矣君之大父禹時翁與先祖始締交每于風日佳時集里中耆舊流連觴咏彌日不倦余時爲童子常見之修髯玉立不言而飲人以和蓋盛德君子也其仲子寶卿先生爲博士弟子員有盛名與先贈公稱世契余叔父與伯兄皆受業焉爲人以古道自持性伉直不肯媵媚隨俗治家亦嚴整有法築室西郭輪奐聿新年登九十有四洪範五福無一不全余以通家子平生行事先生皆悉其委曲誠知已也君乃先生之仲子能守其家學幼有文譽人望其扶搖直上而餽于鬻序者有年行卽需次以貢于大廷顧君之志不衰尚思賈勇名場昔漢公孫弘行年六十射策第一終以丞相封侯君正其時矣况其賢嗣夔友爲士林紫電接武而起殆未可量哉至君之處已涉世中通外和不用巧以爭先不炫奇以釣譽讀書稽古之餘與二三同志彈碁命酌油然自適蓋能抗塵壒而忘形骸者也先世所遺之業有所益而無損若作室者君堂構而丹

獲之若治田者君蔗蓂而收穫之余因之重有感矣
請無遠引卽以吾鄉論或少年博取科第而弱艸不
勝繁霜或垂老得知通顯而唵嘔已迫暮景或傑構
連雲而身未嘗安一日之居或良田繡錯而子不能
守尺寸之土以視君之更歷四世源遠流長克承先
澤者豈可多得哉周元公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
爲富余知有道者觀之決不以彼易此也故于君六
十揆辰而爲述其世德之綿遠使知天爵之與人爵
不能以並致而內外輕重之辨不可以不明爾于是

諸君子登堂奉觴者咸曰是言誠然哉請書之以爲
壽讌序

張有斯五十壽序

戴山劉忠正公之學自吾師姚江黃梨洲先生始傳於甬上其時郡中同志之士十餘人皆起而宗之以爲學不講則不明於是有證人之會月必再集初講聖學宗要卽戴山所輯先儒粹言也同志之士得攜其門人子弟相與質疑問難其後爲五經講會亦如之張子有斯受業於鄭寒村王忝堂兩先生俱學有根柢又不嫌余固陋復從學於西郊鄧山書屋卽有斯先子天因君所構之別業川原迂迴竹木森列讀

書其中洵足以屏塵囂而怡神志也於是有所在講席幾有朱雲折角之稱且其爲學自制舉業外每留心於經濟如農田水利賦役荒政之類無不講求其利弊顧旅進旅退於糊名易書中不得以自見近歲郡邑當事議以丁口之賦加於田畝不知有積貲鉅萬而無田者科率不及其毫毛有家止數人而田多者則丁糧頓加於百倍旣實稅其田又虛增其口徒欲以惠貧民而竟失先王戶役之遺意非法之良也有斯毅然起而言之其議得寢他如郡中水利亦嘗

縷縷陳之惜乎不之省也平生孝於親厚於宗黨與朋友交然諾不欺居嘗刻越中名醫張景岳新方八陣以爲泥古方而醫新病者更進一解又念梨洲先生所著書已抄送史館不無流落人間然莊註竟移於郭象化書見竊於齊丘於是刻先生所選明文授讀一編所謂別裁僞體以存其真也憶余初與其尊公天因及其叔父心友兩君同視席時有斯年止七齡耳歲月如馳兩君俱召賦玉樓不可復見而余垂老一第南北宦遊解組亟歸則有斯亦年躋五十矣余謂如左雄限年之法已多十年若如公孫弘行年六十射策第一位至丞相封侯則尚少十年此皆未可意量然欲有斯如平津之曲學阿世余知其斷不爲也有才子三人能世其家學復與余孫輩同堂相切磨文譽蔚然知張氏之必復有後矣雖然若有斯之生平豈得以科舉爲軒輊哉此余知之深故其言也信因其攬揆之辰遂援筆以爲壽識序

雙雲堂文稿卷四

甬上筆山范光陽著

壻謝爲雯閱

慈水寒村鄭 梁選

孫 賢較

贈郡丞殷侯序

四明爲古於越東偏之地並海者六百餘里民有魚鹽之利俗稱繁富每登高遙望島嶼出沒于烟波間凡估客風檣不瞬息而已達于城下自入 國朝以來鯨鯢未靖閉蛟關清海壖如是者十餘載近歲始令居民得沿海採捕葢稍食其利矣然余稽諸往牒非波臣梗化則內地之民闌出爲患如明嘉靖間事乃其甚者其始不過一才能之吏稽察禁詰之而已其後遂至徵兵饋餉動逾歲年則未常不嘆司土者之貴得其人也楚中殷公以治行擢佐吾郡其所職者莫重于海防而公亦以此爲先務常謂安攘之法在固根本夫根本者規畫于無事之先而非補救于有事之日于是慎固封守編立保甲嚴稽闌出而五邑之民始無有以身試法者然公性寬慈間有以訟至庭下不假桁楊以立威惟以理曉譬之暇時則與

博士弟子員論文講藝蓋彬彬然古循吏之風矣余思天下無難治之郡邑惟尚緣飾以博一時之譽其究也治終不進于古始公起家爲禾郡別駕禾爲浙沃壤所最難覈者無如田賦公爲正其疆界清其隱漏豪強始無兼并之弊而貧弱者得以漸甦凡督撫藩臬諸大吏咸以爲能此公實心任事之一徵也公一攝甌郡甌瀕海與四明無異以治四明者治甌正如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御不恢恢乎有餘力哉今 聖天子惠養元元崇尚吏治行將邀不

次之擢如漢地節五鳳間故事公其首選焉孟秋中浣值公覽揆之辰諸生某等屬在門下受知最深謁余文爲壽夫能以仁壽之道治其民使戶皆樂業俗躋淳龐則公之德雖千百世不能忘也余知吾郡之民其所以祝公者多矣又奚待余言乎是爲序

大司馬杜公六十壽讌序

大司馬肇餘杜公以康熙癸酉十月丙申爲六十揆辰壽筵長啓稱兕觥而歌南山者趾相錯也於是在公屬下者請爲壽讌之詞余向在史館爲後進曾受公知公不言余亦不知也余辱接班行稍稍聞于同列知己之感余亦何能知公然知公者宜莫余若也何敢以不文辭余惟皤皤黃髮布列在位此國家之盛節而士君子處平世事 聖主從容廊廟不自覺其年齒之日增豈非臣子之厚幸乎然余于公尤不能無欣慶焉夫人之遭遇不常或始通而後窒或初困而晚亨或寵榮疊至天下皆跂踵艷慕而平陂倚伏之機有不能自必者欲如公之少壯登朝至于耆年爲 主上所信任爲僚友所敬愛無幾微不順適者豈可多得哉蓋公年二十五卽成進士高等受知于

世祖章皇帝選讀中秘書及留詞館英聲懋實籍籍于玉

堂金馬間

今上御極不數年擢佐成均六館之士奉公指授以爲模

楷其後游歷講讀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時天子稽古右文留意經史公朝夕勤敏悉心啟沃遂躋閣學值經筵宿儒重望蓋駸駸乎大用矣其爲卿貳則由少宗伯以歷少宰復由少司寇再歷少宰其爲上卿則由大司空大司寇今晉大司馬仍僮經筵如故雖敷歷五部機務繁曠而其慎守成憲不好刻覈不爲紛更以成醇厚和平之政則前後如一轍也余聞公纂修律例明習法比剖晰情理而濟之以寬大則其他事可類知矣今其屬吏之頌公者皆曰公慎重精詳才猷練達而氣度雍容詞旨醞藉一言而平亭是非片時而解釋膠結使人無不折服則固不徒有其才實有其德也公常典試中州總裁武闈皆簡拔名俊網羅材武有伯樂空羣之目其爲大司空時奉命巡視閩廣沿海防守事宜公相度形勢諮訪輿論星羅碁布爲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且宣布德意瀛壖島嶼之民咸得安居樂業人慶更生事竣奏聞天子是其議又祭告女媧成湯二陵恪慎將事禮儀卒度至於奉使咏懷中途遊覽之作能使山川陳述

歷歷如畫可作詩史則又其餘事也退食之暇門無私謁惟詩筒唱酬頃刻立就好臨摹古法書屢紙不倦年雖六十而精神如少壯人昔司馬溫公判西京御史臺在洛時洛中有耆英會如文潞公富鄭公諸人皆年八九十歲而溫公特以德望之重年方六十亦在會中由此言之以公視少年新進之士則爲老成典型而以較之期願耄耋者則猶未老也行將陟端揆而叅密勿以輔成 聖治使太和元氣洋溢宇宙天下頌化日之舒長則公之壽豈僅以一身計哉諸君咸曰然遂揭之以爲壽讌序

封太史沈仲臨先生七十壽讌序

國家運際時雍和氣翔洽則必有深醇端慤之士應期而典用以儲館閣之用豈偶然哉然其人不生於單門寒畯而得之世家右族者爲多蓋天之降才與家之毓德其數適相符也余戊辰同年鴛湖沈子原衡文行卓越爲士林紫電入對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士大夫額手相賀稱今封太史仲臨先生孝行不絕口以爲天之報施不爽如此蓋先生之大父翼乾公以名進士兩任劇郡不營私不植黨優游仕宦

者三十餘載退居林下者又十載耆年長德享太平之樂身世兩全此一時也至先生之尊甫君房公登天啓丁卯副榜貢入禮部筮仕得粵之三水令期年之內間井春融胥史霜凜治行甲於東南遂擢爲廣州郡守當此之時新亭悽惻慨晉室之旣東嶺海流離知宋社之必屋蓋時事固不可支矣迨夫王師下粵民物一新欲爲疊山之賣卜有身莫逃思如則堂之改館無地可適憔悴南冠自分不免先生年甫弱齡奮然以求得其親爲事雖干戈搶攘道路阻艱

愛先生者百方尼之勿恤也襍被芒鞋崎嶇跋跡自
七閩以至五羊哀懇於當事始義而釋之是役也歷
春徂秋往返者一萬四千餘里卒奉其親以歸人皆
嗟嘆以爲不可及假使君房公肯稍渝其節決不至
拘留如此而非先生之至誠感動於人亦不能遂其
黃冠故鄉之願一門忠孝可以垂丹青而炳日月矣
今先生年躋七十膺封典舉賓筵有子四人長君以
明經需次廣文次卽原衡叔季皆爲藝壇領袖孫曾
亦蔚然有文譽天下壽考福澤如先生者能有幾人
然聞先生年十五卽蜚聲庠序屢踏省門而翰菌結
輻厚集其慶於子孫使當世艷稱之以爲忠孝之家
其後必大於以矜式鄉邦敦勵風俗則先生之壽豈
僅以年歲計哉因揭之以爲壽讌序

鄭蘭臯先生七十壽序

邑東十里而遙有地曰灌浦鄭氏世居之赭山峙其右大江環其前江之外鄞西南諸山峰攢巘壘拱揖於几席之間入其里喬木鬱然簪纓相望蓋數百年來世澤遠矣勉齋先生在弘治間以鄉進士仕終濮州守文章政事爲世所推濮州之從兄廷器公出宰壽寧從子素菴公輟高州郡事歸老於家稱七十翁其門第之盛出處之宜鄉黨以爲僮事蘭臯先生濮州七世孫也登崇禎己卯副榜是時莊烈愍帝銳意人才多方以羅格外之士凡貢入京師者親試之祠堂先生年甚少學殖甚富凌厲踔發橫絕古今試居首等天子將以翰銓科道處之無如兩榜之勢積重而不可返朝論譁然於是吏部擬以知推用先生以非上意與同列拜疏竟歸而甲申之難作浙河草創士大夫多推轂先生先生亦欲一試其奇又以議論不合移疾歸里然時事已不可爲矣荒江寂寞之濱息影閉戶寧與山樵野農相爾汝足跡未嘗一入城市著書賦詩以自娛歲月而已夫士君子處平易

處衰世難當其運際休隆朝野寧謐出則爲賢公卿以功名顯於世處則咏歌太平得自遂其丘壑之懷此一時也若宮隣金虎荆棘銅駝訐異之勢至於不可收拾而欲以一日之知遇立百世之綱常遂使義熙以後道在柴桑咸淳以來名留汐社可謂皜然不污其志矣否則躋巍科登臚仕者獨非人哉始結情於采薇繼藉口於玉馬誠以虛聲可盜而苦節難貞也卽如先生之所自處者回視先世濮州諸公值重熙累洽之時雍容進退身世兩全已如夢游華胥渺不可接而先生獨屹立於滄桑變易之時爲一代完人蓋濮州諸公適當其易先生能處其難耳先生之子梁有學行所爲詩古文卓然可傳於世與光陽有姻亞之好值先生七十年辰請爲壽讌之詞余未能縷述其羣行而爲言大節如此孔子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則先生之所以自壽與世之所以壽先生者不越乎此矣遂書之以爲序

戴叔平六十序

代奉化令作

守令之職非徒察簿書謹筭而已也其所治封域之內必考其先代之文獻以表章之至于僻壤與區故家遺族有善蓋于一鄉行趨乎流俗者歲時殷勤致問使善者有所勸惡者有所媿蓋風厲之道宜如是耳顧今之爲吏者多偃坐堂皇不肯下士而脅肩累足拱手屈膝于長吏之庭又昔賢所謂陽鱗者也是二者爲風俗計皆失之自予承乏奉川考其誌牒于宋元之際得一人焉曰戴帥初先生先生爲宋末進

士得接見大儒故老其文章皆有師法天下爭傳誦之後爲信州教授非其志也及余讀遜國記有戴公名德彛者以進士第三人建文朝拜左拾遺殉壬午之難其事甚烈或曰公常受業於正學方先生蓋淵源有自云余當春秋祀學入鄉賢祠見兩先生姓氏私念文章節義萃于戴氏之門可謂盛矣而不意其後嗣有叔平君者能不媿其先世焉君端方誠懇內行修謹家有餘資積而能散非奉化之隱君子與夫族之大者必其有聞望者爲之開先不數傳而鬻子

儉孫隕厥宗聲則人且爲其先世惋惕矣今戴氏自
宋迄今歷五六百年而君能不墜其先人之緒者余
所以心儀乎叔平也昔者成周之制閭族有師漢時
亦鄉有三老以宣教化敦風俗今其制雖格不行然
舍君其誰與君爲善之志當老而益篤以訓其子孫
以化導其鄉里使後世有所述焉此余所望于君之
志也今歲某月日君年六十矣余爲序而遺之如此

壽張濟寰五十序

余常往來南北間見天下之風俗固不一矣大江以北地多曠土其人薄于自奉無浮夸之習大江以南饒水陸之產凡四方之所需者畢具其人好以侈奢相尚雖其力能致之然俗亦少儉矣余因念吾四明風俗在東南爲絕少蓋其故家舊族詩書禮樂之澤未泯不見異物而遷故敦龐淳厚之氣常甲于他郡余與張子心交友日往來其家不無感焉心友之尊人振寰翁與弟濟寰君內行修謹兄弟相友愛翁爲人寬厚能含弘併織有長者風君性伉直是非黑白無所回屈視世之媵阿翫訛者若將浼焉心友成進士已十年其門戶旣大而堂上所侍者獨君爲叔父一人君愈抑然自下其出入也未嘗以蒼頭自隨卽君所起業幾埒于程卓而終不改其素此太史公傳計然而下數十人若羅哀刁閒之儔或賂遺曲陽陵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或連車騎交守相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而其要以爲傷風敗俗皆由乎此故曰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于是在上者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若君者其所係于風俗爲何如耶且天下有餘不足之數亦何常之有惟智者爲能默燭其理而操之以可久之道故無有餘亦無不足者其勢常平若歆噐然今君處盛而不矜履滿而若訕意者明乎平陂往復之故而與之可久乎養生家常吐故納新收視返聽以使其神明不衰若君之生平不特可以厚風俗卽以是爲延年之術何不可乎于是姻友咸曰今君年五十矣不可無祈酌之詞請卽書之以爲

序

任相德七十壽序

邑之東南鄉自宋景德以來多衣冠仕宦之族元豐
茹菴撰茅山志凡山之前後左右其名勝人物無不
網羅殆盡山北十里曰蓉江傳爲唐令王公元暉與
禪師懸磁築堰宅山石皆浮水而來故又名翻石渡
雖其說不可信然浦淑瀼澗原田沃衍固一勝地也
疑必有魁奇磊落之士出于其間而瀕江數里聚族
而居者任爲著姓相德先生則又任氏之祭酒也方
先生年少時其尊人某翁以名德見推于一時每延

勝流與先生相師友以故文譽蔚然爲巽序冠旣而
時當鼎革山海交訖凡居于鄉者無不被其驛騷又
且賦役繁興胥史緣以爲奸利惟先生素以經濟自
負探其囊中之智左右揜拄不惟無風雨飄搖之患
而田園廬井視昔倍增此其才固有大過于人者也
世多以遇不遇軒輊人而不知經先生指授者其從
弟輩取科第如反掌先生以數奇不偶余獨惜其才
不得大用于世爲憾事耳嘗觀西漢孝武之世其時
用人不拘常格故或使絕域或刺郡國或鹽鐵緡錢

各顯名於當世今先生之才豈遠在張趙桑孔之後
哉特限于常格遂不得一試其奇雖近者 國家亦
常破格用人以收卓犖之士而先生年又耄矣於是
優游里閭間修孝友嫻睦之政凡貧乏者振恤之有
患難者仗助之又其言詞妙天下恒區畫疑事平亭
搆罰輒一語解紛彥方之里朱冲之村皆德素所熏
人無不敬而愛之暇則東阡南陌與老農較晴雨課
耕穫客至圍棋茗椀相對終日而已今行年七十姻
族舉觴稱祝而命余爲介壽之詞余從妹爲先生子
婦故知先生最深使異日者得倣襄陽耆舊浦江人
物例勒成一書則先生固吾郡邑之矚目也豈特若
茹菴所撰述止一方而已哉遂不辭而爲之序

誥封宜人顏母朱太夫人壽讌序

唐李肇國史補稱近世婦人之貴無如苗夫人者蓋其父與夫皆位至宰相而其壻則韋忠武也三衢徐雲林談薈載餘姚孫文恪公繼室楊夫人四子皆九卿楊所出者二年躋百歲撫軍以下過江上壽以爲盛世僅事苗夫人生處順境而文恪之忠烈公殉宸濠之難天故報其後人鍾祥集慶延及閨門然未有如今日誥封宜人顏母朱太夫人大節凜然而其身備膺五福者也太夫人生于前代宗藩之家歸于復聖之裔兩姓世德皆神明之後莫與京矣爲河間守賡明公冢婦贈奉政大夫士瑩公之配長君澹園由翰林院編修出守安順次君樂圃仕至吏部考功司郎中最幼學山今官翰林院檢討悉太夫人所出其次亮甫從甫禹思咸凌厲踔發文譽蔚然揚於邦國爲貳室張孺人所出太夫人撫之如已出者也男孫十有八女孫十有六曾孫男女亦纍纍在抱而太夫人春秋七十有六髮未白飲食步履如壯時天下吉祥善事如此者能有幾乎而太夫人回視五十

年前兵戈搶攘不求生而得更生豈意其復有今日乎昔歲在壬午太夫人與封公同在兗州圍城中太夫人謂封公曰孤城勢不能守稚兒弱女君自留意有不虞我敢偷生而隕節乎翌日城破婦女被驅成羣太夫人義不行獨中街立驅者弗見行百步反顧乃見復持刃還有僕趨之曰曷速逃太夫人曰求生乎則不可得不求生則此地可又焉逃遂立以俟驅者果至掣袖袖絕擊左臂臂折血朱殷重袖間罵不絕口乃獨以右手捲衣領抗頸待刃驅者怒奮力砍之傷而不殊蓋以擊臂時髮散垂領間得護也委躓頽垣中逾四日矣封公陷軍中出求得之息尚存遂間道載歸曲阜而賡明公河間殉節之訊亦至封公負痛北行且求得季弟今壽州佐季玉君以歸太夫人病創亦求得其父母始終成禮焉倪文正公曰忠臣孝子節婦萃于顏氏一門蓋實錄也當此之時白日晝冥人鬼錯互倉皇以求苟免者何限乃睨刃待盡而卒得全生若陰有神明護持之者豈偶然哉天地間苑枯榮落之機平陂往復之理雖不能一一略

合然未有烈節如太夫人而天不厚報之者蓋兩間
之正氣以一弱女子持之其所稟者固不同耳余聞
太夫人于亂後與封公偕隱龍灣村有鹿門遜世之
意姑姊妹無依者悉收養之久而不衰今膺封典被
象服貴矣猶布衣蔬食如平時諸子宦遊時致珍味
必以薦有美衣悉收貯之曰我爲婦未嘗奉翁姑今
獨身受之其安乎歲時伏臘潔饌以祭必及其父母
蓋傷其後不振也其孝謹又如此茲者伐鼓考鐘壽
筵長啓謂宜進以懽愉之詞要眇之說而余復舉太
夫人抗節之事以祝純嘏蓋以見太夫人壽考福澤
有所自來與世之碌碌長年者不可同日語也雖然
太夫人好誦佛經精心內典則回思昔事猶前塵昨
夢固不自以爲多也遂揭之以爲壽讌序

陳母謝太君六十壽序

自丁酉戊戌之間予始與陳子葵獻爲文字交人皆言葵獻事其繼母太君甚謹撫母所生之弟妹最有恩予謂孝弟之性人皆有之况葵獻讀書稽古修其門內之行此何足以爲異者庚子歲予始館於張子心友家心友者太君之女婿也予時時偕過葵獻必盡名其所交之士晨至則及昏而散夕至則迨曉而罷援論今古風發泉湧而未嘗有倦色蓋淪茗具餐張酒行炙太君覘此數子者至必供給之以爲常故

得助其發矜軒豁之氣而數子者亦安之而不辭曰太君不厭苦也又數歲而葵獻志益篤學日以進與其數子者慨大道之不明遺經之不講於是謁梨洲黃先生於姚江之上而從學焉先生亦時過四明數子僅邂逅先生至家一饋食而已朝夕必舍於葵獻戶外之屢常滿供給之費十倍於平時太君方且樂之命其子和仲侍於末坐受教惟謹予於是知葵獻不爲異所異者在太君耳夫世之爲子弟者耳不聞道德之言口不習仁義之說所與交者必一時富貴

翕赫之徒車騎甚都宴享必厚則人以爲才子弟此豈獨子弟之過哉父兄有導之者矣況於梱以內能別其子弟之所交孰爲賢不肖乎陶公之有湛母古今所以嘆寥寥也今葵獻乃能得之於太君何與蓋天下之爲君子爲小人其氣類不同若冰炭白黑之異卽聲音笑貌之間可以別之此固人人得而知者惟有所不便於已故在國則必芟除其善類而在家則亦禁遏其子弟使不得與先生長者遊所以儉臣歸子交踵接蹠於天下太君獨能捐其所有以使其子曰與君子爲徒所謂好德之心不爲利回也今歲庚戌十一月二十日太君六十悅辰葵獻遺書京師謂余曰必爲文以壽吾母余方以貧授徒四千里之外家有老母定省疎曠忽發來書余滋媿矣顧余於數子中交葵獻最蚤知太君甚悉又安能不一言以聞賢母之德而答良友之意乎葵獻勉之哉道成德立則所以壽太君者不僅以願期計也幸以余言質之吾師并數子者以爲何如耶

黃師母葉夫人六十壽序

往天啓間逆璫亂政諸君子不憚出死力以擊之擊之不勝遂以身殉之其時魏忠節公黃忠端公吾浙產也忠端公家姚江去四明百里而近諸君子之後訟寃闕下最激烈者無如忠端公之冢子顧光陽幼而失學足跡不出閭里又無先輩爲之援引卽百里內有大人君子未常一登堂瞻見顏色則天下之大可知已歲甲辰與萬斯同兄弟游每論古今事輒曰吾師姚江黃夫子言如此光陽詫曰此非袖長錐錐

許顯純者乎因相與極論先生之學并及訟寃時事夫人盡出篋中資爲先生束裝忠端公寃白先生以恩入太學往來南北兩都夫人起居太夫人撫先生兩弟皆如先生先生接叢山之絕學以上溯濂洛洙泗之傳登堂問道者無虛日夫人脫簪珥具酒食以給往來者光陽又肅然起曰有是哉先生之遇也以忠端公爲之父以子劉子爲之師以晦木澤望兩先生爲之弟而以夫人爲之配夫古之君子其於五倫之內未常不盡其道然而有全有不全者固不可必

也先生今世之大儒也其始遭家難露行草宿以思
堪讐人之胸至于鼎革之際洊經兵燹藹足荒山其
不至如趙江漢先生者幸爾跡其所歷艱苦有古大
儒不一有者而五倫之內卽古大儒未盡如是之彰
彰可述者豈非所歷愈艱而所全益著乎去歲丁未
正月始與同學執贄于先生之門先生亦率正誼主
一兩君時往來於鄞講子劉子之學復命主一來與
小子輩同研席夫人亦割其愛子之念凡觸炎熱蒙
霜露俱不爲主一惜思以成就小子輩者成就主一

其加惠後學何如哉今主一將歸稱夫人六十觴同
門之士謀所以壽夫人者或曰莫如文章光陽曰文
章惟立言者能之光陽不敏何能文雖然以文祝壽
蓋始于元而盛于明自宋以前文章稱大儒如二程
朱陸門下士最多使遇有致慶之事皆作爲文章以
頌揚師門之盛節傳之後世豈不甚善而惜乎未之
有也光陽幸得廁及門之後雖不文又奚敢辭於是
撰次其意歸之主一而敬爲夫人祝曰有正誼主一
而先生又有子矣敢以爲夫人壽

馬太君七十壽序

出西郭不十里舊有湖曰罌脰宋樓試可守鄉郡時始廢爲田其後大姓多錯處焉余友馬章五與其弟爾上克柔耕讀其中清渠綠樹麥壠稍畦望之若圖畫門以內庭除修整圖史燦陳琅然誦讀聲與農歌相應信乎非城市中塵囂可比也章五有母王太君行年七十而神王色腴無忝壽母之稱蓋太君爲雲齊翁之配翁于兄弟六人中最少而獨綜家政有大度鄉黨稱爲長者太君與之齊德逮事舅姑能得其歡心教其子種學績文有聲庠序可以知太君矣二月朔日媼友來徵所酌之文余不能爲諛詞請以今日之可徵者言之乎夫士出則顯親揚名以大其施處則修身潔已以事其親其義一也然畏心九折不敢以叱馭爲忠誠念乎王事鞅掌常不如朝夕團圞聚首一堂之爲樂故詩人陟岵瞻望父母而狄梁公登大行顧白雲亦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此其中有大不得已者使太君異日披象服就板輿以享諸子之奉豈不甚善第就今日而論章五兄弟有

耕獲弋釣之資可以奉其體有詩書禮樂之事可以悅其心而太君坐堂上環顧其子若孫皆能承顏順志吾知太君之樂亦不以彼易此也蓋異日之事直讀書待時以聽之可耳章五向與余同庠而爾上克柔又日在余家塾中余故取其近而可徵者如此他何贅焉

周生母姚孺人六十壽序

余舊時讀書黃過草堂從余游者多力學之士而周子仁百尤以年少擅能文之目暇則歸省其母姚孺人頗嫌其數旣而知仁百之勤學其母之苦節有以感之也仁百家先生蚤謝世時姚孺人年纔二十有五以遺腹生仁百仁百生而英異卅角時出語已驚座客然以天稟稍弱衣裳藥餌朝夕調護之者靡所不至蓋自成童至有室未嘗令其一日遠出也歲在丙子余出知南劍遂延仁百與俱舉裳惜別洒淚沾

襟仁百跪進其母曰延平雖相距二千里然兒所赴約者卽吾母昔時命兒賣糧負笈出西郭張氏受業范夫子也母亦用是爲慰曰兒出爲人師而仍得親師家有汝兄在吾尚何憂哉夫不以子之遠出爲念而以得親良師友爲欣余聞之益歎其爲賢母已卯夏歸省學使者按寧錄科仁百巍然居第一母亦欣然樂之愈以得從事舊游爲幸棘闈戰罷旋命偕余兒至署余閱其友人贈別諸詩有稱觴月中秋念母或及友之句詢之知爲孺人六十仁百遂乞余一言

以爲壽余惟昔之稱賢母者止恐其子之不修身砥
行而仕宦功名則視爲末節然如古人府檄娛親板
輿迎養旣已勞心顧復則食報者往往不爽今仁百
飛黃騰達雖尚有待而先人所遺田廬器物足供其
母廩于二十人之中者七年于茲其所入稍克甘脆
所交游又多賢人君子亦如劉真長之母能一一第
其高下必令其子爲第一流人物是正余之所望于
仁百而亦仁百之所能自致于母者第延津冷署屈
仁百者久之陟屺之念未免有情昔陽亢宗爲國子
司業至今久不省親者還養而仁百歸期每閱三載
以余之故不得常侍起居然則余愧司業多矣

陳同亮七十祝壽紀言

凡覽揆之辰裝潢屏幃作爲文章以祝壽者非古也漢唐以前無論矣宋之文章大家如歐曾蘇王以及元之柳城道園石田圭齋明初之景濂希直其集中有一壽序否乎弇州太函雲杜諸集介壽之文聯篇累牘不勝紀載卽荆川遵巖震川與近代之牧齋亦復不少不過諸公皆以文章名天下得其一言足以爲重耳習俗相沿何至誤文者必取貴官達人之名以登諸卷軸而文之假手於人則置之勿論乎今歲

在癸未七月十有一日爲吾友陳同亮先生七十年辰余與諸姻友將公製一屏乞能文者以效岡陵之頌而先生固辭不允且曰感諸君意厚但何異於世俗之祝年者乎余思姻友之舉旣不容却而先生之言實足以破世俗之見因曰往歲同人有五經之會月必再集自註疏以及先儒所著述辨質異同必求一是議論蠡起先生則徐出一言有朱雲折角之稱是時玉峰刻通志堂經解凡箋釋十三經而世無刊本者每求諸藏書之家其春秋一經得之先生雲在

樓藏本爲多書旣成吾師今宮詹學士果亭先生因寄春秋經解一種其諸經未之及也先生時以爲念忽忽三十餘年同學多爲古人卽有存者或宦遊潦倒或疾病纏綿如余與萬管村鄭寒村是也先生精神完固鬚髮鬢黑勝於少壯之人惟窮年矻矻以較讐經史爲事蓋近今一人也余與羅閭園左我菴二公相商曰何不購經解全書以成先生老而好學之意卽以此作所酌之詞可乎諸姻友亦咸曰有是哉母論與世俗之屏幃較久暫且將傳之他日以爲佳話是亦挽回習俗之一端也余不文遂爲叙其梗槩如此

王石南七十壽序

康熙甲申二月廿又八日爲余友鄉貢進士石南王先生七袞初度諸姻友徵余言爲壽余居同里長同學及先生需次在家而余解組歸田每花晨月夕與平昔老友數人銜杯賦詩其風致不減香山洛社余差長五年而覽揆之辰亦先五日是知先生者莫余若也其敢以不文辭蓋余因是而慨然于後世科舉之法不足以盡天下士也漢取士之法茂才旣分爲三科而明經又自分爲三科辟召又自分爲四科宋則天聖四科復增至十科其法可謂詳矣及考高似孫載唐登科錄自志烈秋霜以至軍謀宏遠材任邊將其取士之格六十有三文行兼收德藝並進人才無不網羅自後世科舉之法專用詞章上則糊名易書以杜主司之弊下則勦說雷同以倖一日之知雖其中不無異材高等而庸人粗曉章句者亦往往得以弋取功名其得者未必無弊而失者未必非才也卽以先生言之其尊公穉恭太翁爲名諸生常著壁經諸解爲後進指南先生幼承家學指授有法與余

輩會課每一藝成衆皆斂手閣筆小試輒冠其同儕以先生之文寧不當登藥榜而標雁塔乎其內行修謹有兄弟六人家固素封仲兄爲寇所扳累毀家營救遂爾中落故太翁易簀時深以身後事爲念先生泣對曰兒當自爲經營大人弗慮也厥後喪葬諸大事皆獨任之季弟早世撫其遺孀使完全節當事特旌其門與朋友交性伉直不肯面諛至於患難疾病多方拯恤其嘖嘖人口者非一言可盡制行如此寧不足以應孝秀賢良之舉乎年逾五十卽以資次貢入大廷角藝北闈尚可收澗池之效而竟不欲一試其奇古有丘園高蹈不求聞達之科先生寧不足以當之乎吾故曰後世科舉之法不足以盡天下士也雖然先生之所全於天者亦侈矣與元配張孺人齊德偕老相敬如賓有鹿門廡下之風嗣君凌厲踔發能詩古文頃刻千言可就雕龍倚馬稱其家兒諸孫八人如芝蘭玉樹森列庭階此天倫樂事也至所居背郭面川景物清曠傍構數椽時花種竹日嘯唫其中興至則與余輩駕小航臨流觴咏漁歌牧笛響答

於平疇翠浪中見者皆以爲天際真人雖王侯之貴
何足羨哉于是諸姻友曰是皆紀其實也可以當長
筵之祝矣遂書之以爲序

雙雲堂文稿卷三

三

京東水田說

京東水田之說翔于元郭守敬其後順帝時虞集言之于朝行之未久值國亂而罷明成化時丘濬著大學衍義補極言其利時不能用後萬曆時徐貞明撰潞水客談備陳十四利已還朝官尚寶丞具疏奏之神宗嘉納命貞明兼監察御史耑領其事行之期年水田大興時畿輔膏腴地率爲宦官勲戚所占貞明法行諸人失利會貞明欲開滹沱河引流灌溉諸人遂競言擾民不便所以阻撓者百方神宗固已惑之

先是貞明疏中言水田若興可減東南漕額畿輔仕宦者大譁謂貞明欲以東南漕運均之畿輔御史王之棟遂上疏極陳其害事卽中止後汪應蛟巡撫天津行之河間諸縣大獲其利萬曆末左光斗爲屯田御史行之近京諸郡亦獲其利天啟中董應舉以太僕卿領帑金耑司其事乃賣民田十餘萬畝召募南人耕之踰二年事方有緒而爲御史所劾遂罷不行要之水田必可開開之必獲大利無如北人皆窳不能耕而豪貴人又懼侵其利必肆沮撓此所以乍與乍廢也

三餘說

魏大司農董遇字季直因從學者苦於無日遇言學者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此言隨時勉學以補其所不及也夫古人之於學綦勤矣記曰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是古人無時不學也傳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是古人無一刻敢自暇逸也又何取於三餘乎不知人之一身世故旣乘酬應紛冗以一日計

之事與學常相半積而至於一歲則所學僅二時也况以憧憧往來之心入擾擾事爲之內昏氣乘之怠心縱之日復一日所學幾何并其二時者而亦無之矣斯誠所謂苦於無日也觀季真初時采杞負販而常挾經書隨時習讀則三餘之說非季真親歷言之安能知其如是乎塞向墜戶布席攤書於學爲最親明鐙一室萬籟寂如於學爲最靜風雨淒其輪蹄俱息於學爲最宜舍此不學是自棄其可學之時終身無聞豈不惜哉昔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

旦時或昏睡喪其鬢髮及覺復讀崔慰祖謂之書淫
魏收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
爲之銳減如此好學又豈僅在三餘者乎晏子曰常
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故難及也有志於學者宜三
復焉

張錫璐字說

張子錫璐余友雪汀之冢子而近思王君之門士也
一日請字于余余曰楚辭九章云被明月兮珮寶璐
夫璐美玉也古之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蓋于玉比德
焉故有德佩有事佩紛悅刀礪之屬事佩也玉德佩
也語其所用玉之在身或不如紛悅刀礪足以應一
時之需然而君子必貴玉者何也天下之士具有一
長非不可以有濟於事若從容廟堂之上涵洪併織
不動聲色而百官以治萬事以理則必推盛德之大
人昔在聖門由求之果藝可以從政而語王佐之才
獨有子淵他如後世李文靖之淡然無欲王沂公之
儼然不動使其爲錙銖纖悉之事則筦庫之吏皆得
以傲之矣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愛也余願張
子植其根母沃其華務其大不務其細則所以命名
之意也因字之以德佩而爲之說張子勉乎哉

